
诗意阳羡茶¹

沈建

宜兴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。古称“荆邑”“阳羡”“义兴”，钟灵毓秀，人杰地灵，公元前 221 年设县的建置，是中国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。早在汉代，就留下了汉王在茗岭“课僮艺茶”的记载；三国时，孙权 15 岁执阳羡长，吴国宫廷饮用之“国山苑”，是事实上的贡茶；唐代，茶圣陆羽在长兴和义兴间考察茶事，撰写《茶经》，巧遇常州刺史李栖筠，演绎了义兴紫笋茶进入宫廷的史剧。据赵明诚《金石录》载：“义兴贡茶非旧也，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。山僧有献佳茗者，会客尝之，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鲜，冠于他境，可荐于上。栖筠从之，始进万两，此其滥觞也。厥后因之，征献浸广，遂为任土之贡，与常赋邦侔矣”。大历元年（公元 770 年），朝廷对贡茶的需求量大，又在义兴和长兴交界的顾渚山设立了大唐贡茶院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焙贡茶院，令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共担贡茶之皇命。宋、金、元时，因气候变冷，宜兴茶赶不上宫廷“清明宴”，官焙贡茶让位于福建建安和武夷山。但宜兴人精研细作，与时俱进，进贡的阳羡茶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工艺特色，宋代的龙团凤饼和元代的

“金字末茶”“蝉翼茶”，除受宫廷青睐之外，深得文人雅士的酷爱。明清以降，洪武帝朱元璋“罢造龙团，惟采芽茶以进”，宜兴人开创出散茶中的极品——“界茶”，“南岳界”为帝王独享的御贡，“洞山界”“庙后界”“庙前界”成为文人学士一撮难求的好茶。随后，宜兴“旗枪茶”“雀舌茶”等绿茶和“宜兴红茶”纷呈面世，面貌一新。烘青炒青散茶的盛行，冲泡方式的改变催生了茶具的革新，宜兴紫砂应运而生。

古阳羡辉煌而悠久的茶史，让历代文人代不绝咏，唐时，陆羽往返于长兴、义兴之间，写下《茶经》。白居易、杜牧、皎然、卢仝、李郢、陆龟蒙、皇甫曾、陆希声等人的诗作，成为“阳羡茶”的绝佳代言。卢仝的“天子须尝阳羡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”是贯绝古今的最佳广告语。而白居易的《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》之诗，更是显现了在境会亭“盘下中分两州界，灯前合作一家春”的情景，让人联想到贡茶开采之日，常、湖两州官员及三万多茶工聚集啄木岭周围山岭举行“喊山祭”的壮观场面。杜牧在湖州刺史任上曾主持过“茶山境会”，辞官后却选择寓居义兴，继任的常、湖两州刺史仍邀他参加“茶山境会”，由此他写下了《题茶山·在义兴》的佳作，留下“山实东吴秀，茶称瑞草魁”、“泉嫩黄金涌，芽香紫壁裁”等吟咏“义兴紫笋茶”和“金沙泉”的绝句。

中国茶文化“兴于唐盛于宋”，宋代宜兴虽失却了官焙的地位，但仍在贡茶之列。梅尧臣、欧阳修、苏东坡、朱熹、周必大、郭三益、方岳等文人士，到过宜兴后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欧阳修留下了“喜其紫瓯吟且酌，羡君潇洒有余清”；梅尧臣写就了“天子岁尝龙焙茶，茶官催摘雨前芽”；“小石冷泉留早味，紫泥新品泛春华”的佳句。这两位都是苏东坡的老师，坡仙更是后来居上，他与宜兴人单锡、蒋子奇为同科进士，在琼林苑赐宴会上又同桌进餐，订下了来宜兴的“鸡黍之约”，当他游完宜兴秀丽的山水风光后，便产生了“买田阳羡吾将老，从初只为溪山好”的想法，他曾先后四次来宜兴，最长一次逗留了三个多月时间。他对“阳羡茶”更是情有独钟，泡茶烧水的壶是紫砂的，点茶的水必用玉女潭泉水，三者的绝妙配合，使坡仙对茶的研究深入堂奥。留下了“雪芽我为求阳羡，乳水君应饷惠山”的佳句，更留下了“竹符换水”的佳话。

宋代理学大儒朱熹在《茗岭春芽》的诗中写道：“茗峰千仞产灵芽，滴露烹泉处士家。读罢楚骚喉吻渴，漫贪七碗操梅花。”

元代，是马背上民族掌权的时代，短短不足百年，但却是中国茶文化承上启下的传承阶段。朝廷官焙虽移至武夷山，“阳羡茶”地位仍很高，据《元史》八十七卷载：“有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，秩正四品，掌常湖二路茶园二万三千有余，采摘茶芽，以贡内府。”这时宜兴有正四品官员管理“都提举司”的衙门，负责常州路和湖州路（路是元代的一种建制，相当于宋代

¹作者单位：中共宜兴市委

的府)的贡茶事宜。因此,元代张雨、谢应芳、吴克恭、沈贞等文人也留下了《寄题无锡钱仲毅煮茗轩》《阳羡茶》《答惠子及送泉书》《归茶山》的诗篇,道出了诗人对“阳羡茶”的心声,如“初碾龙团怯醉魂,分茶故事与谁论?”“三百小团阳羡月,寻常新汲惠山泉。”“南岳高僧开道场,阳羡贡茶传四方。”“待看茶焙春烟起,箬笼封春贡天子。”

明清两代,是中国茶文化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,明洪武二十四年(公元1391年),朱元璋下诏:“罢造龙团……惟采芽茶以进……其品有四:探春、先春、次春、紫笋。”于是,从宋代就在百姓间流行的散茶风起云涌,绿茶、白茶、青茶、红茶、黄茶、黑茶先后问世,蒸青、炒青等制茶工艺并驾齐驱,聪明的宜兴人不甘人后,求变创新,名茶迭出,引人青睐,逐渐出现了“齐茶”“旗枪茶”“雀舌茶”“紫笋茶”和“宜兴红茶”。《中国古代茶学全书》共收录了从陆羽《茶经》到清代朱濂《茶谱》等八十多篇茶的文章,其中涉及到宜兴茶及茶具的就有:明代许次纾的《茶疏齐中制法》、熊明遇的《齐山茶记》、冯可宾的《齐茶笺》、周高起的《阳羡茗壶系》《洞山齐茶系》、清代冒襄的《齐茶汇抄》、吴骞的《阳羡名陶录》《阳羡名陶续录》等八篇,从中可见阳羡茶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。明清两代的文人士如沈周、唐寅、文征明、徐渭、王世贞、陈继儒、施闰童、陈维

崧、查慎行、汪士慎、郑燮、祁隽藻等,相继写下了一百几十首咏“阳羡茶”的诗词,文征明因与宜兴茶人吴伦(字大本)的密切关系,一人就写了七首之多。“阳羡词派”首领陈维崧、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汪士慎等,每人也留下四首之多。许多诗名就是为阳羡茶作的广告,如《阳羡茶》《饮阳羡茶》《咏阳羡茶》《阳羡茶泉》《试芥茶作》《南岳观采茶》《阳羡采茶歌》《阳羡秋茶》《阳羡春茶》《唐贡山试茶》《阳羡斗茶歌》等等……而如“清明争插西河柳,谷雨初采阳羡茶。”“莫道客来无供设,一杯阳羡雨前茶。”“青箬旧封题谷雨,紫砂新罐买宜兴。”“君不见阳羡之茶中冷泉,人间两美天涯异。”“杉青月白空斋幽,满碗香光阳羡秋。”“齐茶人家漾碧烟,香闻十里焙茶天。”……文人士大夫醉心于阳羡茶,由此可见一斑。